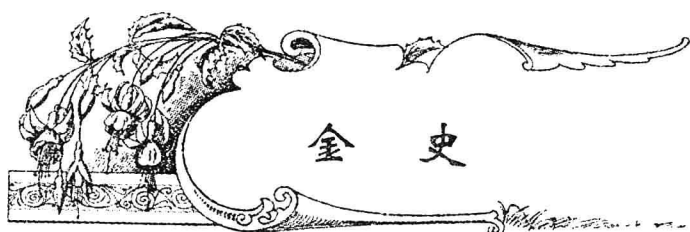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



卷七六——卷一〇二

【元】脱 脱 等 撰

张彦博 崔文辉 等 标点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史卷七六
列传第一四

太宗诸子

宗磐 宗固 宗本

杲 宗幹

襄 袞

太宗子十四人，蒲鲁虎、胡鲁、斛鲁补、阿鲁带、阿鲁补、斛沙虎、阿邻、阿鲁、鹈懒、胡里甲、神土门、斛孛束、幹烈、鹈沙。

宗磐本名蒲鲁虎。天辅五年，都统杲取中京，宗磐与幹鲁、宗翰、宗干、皆为之副。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

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与上前，即上表求退。乌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刀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

既而左副元帅挾懒、东京留守宗隼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

隼遂为右丞相，用事。撻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唱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隼助之，卒以与宋。其后宗磐、宗隼、撻懒谋作乱，宗干、希尹发其事，熙宗下诏诛之。坐与宴饮者，皆贬削决责有差。赦其弟斛鲁补等九人，并赦撻懒，出为行台左丞相。

皇后生日，宰相诸王妃主命妇入贺。熙宗命去乐，曰：“宗磐等皆近属，辄构逆谋，情不能乐也。”以黄金合及两银鼎献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银鼎赐宗干、希尹焉。

宗固本名胡鲁。天会十五年为燕京留守，封幽王。宗雅本名斛鲁补，封代王。宗伟本名阿鲁补，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邻，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鲁，封原王。鹞懒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丰王。神土门封郅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鹞沙，封毕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顺本名阿鲁带。天会二年薨，皇统五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后封徐王。

宗磐既诛，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谕宗固。既而翼王鹞懒复与行台左丞相撻懒谋反伏诛。诏曰：“燕京留守幽王宗固等或谓当绝属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称皇叔，其母妻封号从而降者，审依旧典。”皇统二年，复封宗雅为代王。宗固为判大宗正，三年，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是岁，薨。

海陵在熙宗时，见太宗诸子势强，而宗磐尤跋扈，与鹞懒相继皆以逆诛，心忌之。熙宗厚于宗室，礼遇不衰。海陵尝与秉德、唐括辩私议，主上不宜宠遇太宗诸子太甚。及篡立，谒奠太庙。韩王亨素号材武，使摄右卫将军，密谕之曰：“尔勿以此职为轻，朕疑太宗诸子太强，得卿卫左右，可无虑耳。”遂与秘书监萧裕谋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孙于是焉尽，语在《宗本传》中。

宗本本名阿鲁。皇统九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太保，领三省事。海陵篡立，进太傅，领三省事。

初，宗干谋诛宗宪，故海陵心忌太宗诸子。熙宗时，海陵私议宗本等势强，主上不宜优宠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与秘书监萧裕谋杀太宗诸子。诬以秉德出领行台，与宗本别，因会饮，约内外相应。使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宗本亲谓玉言：“以汝于我故旧，必无它意，可布腹心事。领省临行，言彼在外谕说军民，无以外患为虑。若太傅为内应，何事不成。”又云：“长子锁里虎当大贵，因是不令见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于我及我妃处，称主上近日见之辄不喜，故心常恐惧，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辩谓宗本言：“内侍张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东京留守在，宗本何能为是。”时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只太傅便合为北京留守。”卞临行与宗本言“事不可迟”。宗本与玉言“大计只于日近围场内予决。”宗本因以马一匹、袍一领与玉，充表识物。玉恐围场日近，身縻于外，不能亲奏，遂以告秘书监萧裕。裕具以闻。

萧玉出入宗本家，亲信如家人。海陵既与萧裕谋杀宗本、秉德，诏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辈皆懿亲大臣，本无反状，裕构成其事，而萧玉与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变，庶可示信。于是使人召宗本等击鞠，海陵先登楼，命左卫将军徒单特恩及萧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辟离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杀之。宗美本名胡里甲，临死神色不变。

宗本已死，萧裕使人召萧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发披衣，以车载至裕弟点检萧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见军士围守之，意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头触屋壁，号咷曰：“臣未尝犯罪，老母年七十，愿哀怜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与玉，引见海陵。海陵问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

海陵遣使杀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迁益都尹毕王宗哲、平阳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属分置别所，止听各以奴婢五人自随。既而使人要之于路，并其子男无少长皆杀之。而中京留守宗雅

喜事佛，世称“善大王”，海陵知其无能，将存之以奉太宗。后召至阙，不数日，竟杀之。太宗子孙死者七十余人，太宗后遂绝。下本名可喜。禀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赉。

萧玉既如萧裕教对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诏天下，以玉上变实之。

海陵使太府监完颜冯六籍宗本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于官，什器吾将分赐诸臣。”冯六以此不复拘籍什器，往往为人持去，冯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风。少监刘景前为监丞时，太府监失火，案牘尽焚毁，数月方取诸司簿帐补之，监吏坐是稽缓，当得罪。景为吏，倒署年月。太仓都监焦子忠与景有旧，坐逋负，久不得调，景为尽力出之。久之，冯六与景就宫中相忿争，冯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党诱冯六家奴发盗屏事。冯六自陈于尚书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赵资福、大理少卿许竑杂治。资福等奏冯六非自盗，又尝自首。海陵素恶冯六与宗室游从，谓宰臣曰：“冯六尝用所盗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盗宫中物者死，诸物已籍入官，与宫中物何异。”谓冯六曰：“太府掌宫中财贿，汝当防制奸欺，而自用盗物。”于是，冯六弃市，资福、竑坐鞠狱不尽，决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赂金。海陵曰：“受金事无左验，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杀之。

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鲁王、宗雅曹王、宗顺隋王、宗懿郑王、宗美卫王、宗哲韩王、宗本潞王、神土门幽王、斛孛束沈王、斡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赉、可喜并赠金吾卫上将军，惟宗磐、阿鲁补、斛沙虎、鹤懒四人不复加封。

萧玉，奚人。既从萧裕诬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书省令史为礼部尚书加特进，赐钱二千万、马五百匹、牛五百头、羊千口，数月为参知政事。丁母忧，以参政起复，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谓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社稷之灵，卿发其奸。朕无以报此功，使朕女为卿男妇，代朕事卿也。”赐第一区，分宗本家赏赐

之。顷之，代张浩为尚书右丞，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封陈国公。

文思署令阎拱与太子詹事张安妻坐奸事，狱具，不应讯而讯之。海陵怒，玉与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礼、御史中丞马讽决杖有差。玉等入谢罪。海陵曰：“为人臣以己意爱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征、狄仁杰、姚崇、宋璟，岂肯立威使人畏哉，杨国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顾谓左司郎中吾党、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为相，萧斛律为左司郎中，赵德恭为右司郎中，除吏议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爱憎为予夺轻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过则决责之，亦非不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处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

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参知政事李通谕旨曰：“判宗正之职固重，御史大夫尤难其人。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御史大夫与宰执不相远，朕至南京，徐当思之。”继以司徒判大兴尹，玉固辞司徒。海陵曰：“朕将南巡，京师地重，非大臣不能镇抚，留卿居守，无为多让。”海陵至南京，以玉为尚书左丞相，进封吴国公。

海陵将伐宋，因赐群臣宴，顾谓玉曰：“卿尝读书否？”对曰：“亦尝观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阁，因以《汉书》一册示玉。既而掷之曰：“此非所问也，朕欲与卿议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为如何？”玉对曰：“不可。”海陵曰：“朕视宋国犹掌握间耳，何为不可？”玉曰：“天以长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长。苻坚百万伐晋，不能以一骑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张浩因周福儿附奏，海陵杖张浩，并杖玉。因谓群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达语，轻易如此。玉以苻坚比朕，朕欲断其舌，钉而磔之，以玉有功，隐忍至今。大臣决责，痛及尔体，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及海陵自将发南京，玉与张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国上将军，放归田里，夺所赐家产。久之，起为孟州防御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杀太宗子孙，借汝为证，遂被进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杀

宗本诸人，然后用汝质成其事，岂得专罪汝等。今复用汝，当思改过。若谓尝居要地，以今日为不足，必罚无赦。”转定海军节度使，改太原尹，与少尹乌古论扫喝互讼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职，寻卒。

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书省奏玉子德用当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岂可升除邪。”

赞曰：守磐尝从斜也取中京，不可谓无劳伐者，世禄鲜礼，自古有之，在国家善为保全之道耳。熙宗杀宗磐而存恤其母后，虽云矫情，犹畏物论。海陵造谋，杀宗本兄弟不遗余力。太宗举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迁之庙也，再传而无噍类，于是太祖之美意无复几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与夷而立其弟，祸延数世，害及五国，诚足为后世监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国元年，太宗为谮班勃极烈，杲为国论勃极烈。天辅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城中积粟转致乌林野，赈先降诸部，因徙之内地。

天辅五年，为忽鲁勃极烈，都统内外诸军，取中京实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为乡导。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烦奏禀。”复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当是时，辽人守中京者，闻知师期，焚刍粮，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则欲视我兵少则迎战，若不敌则退保山西。杲知辽人无斗志，乃委辎重，以轻兵击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纥三城，进至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遂克中京。获马一千二百、牛五百、驼一百七十、羊四万七千、车三百五十两。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驻兵中京，使使奏捷、献俘。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

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已抚定。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俟秋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无恃一战之胜，辄自弛慢。善抚存降附，宣谕将士，使知朕意。”

完颜欢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骑兵三十余给曰：“乞明旦来降于此。”杲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纳合钝恩、蒲察婆罗偃、诸甲拔剔邻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围阿里出等。遂据坂去马，皆殊死战，败霞末兵，追杀至暮而还。是役，纳合钝恩功为多。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言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可袭取之。宗翰移书于杲，请进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机会，事难图矣。”杲意尚未决。宗干劝杲当从宗翰策，杲乃约宗翰会奚王岭。既会，始定议，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期羊城泺会军。时辽主在草泺，使宗翰与宗干率精兵六千袭之。辽主西走，其都统马哥趋捣里。挾宗翰遣挾懒以兵一千往击之。挾懒请益兵于都统杲，而获辽枢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已降复叛，杲使招之不从，遂攻之。留守萧察剌逾城降。四月，复取西京。杲率大军趋白水泺，分遣诸将招抚未降州郡及诸部族。于是，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诸城虽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请上临军。耶律坦招西南招讨司及所属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顶亦降于坦。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叛去，坦与阿沙兀野、挾不野简料新降丁壮，迨夜袭之。诘旦，战于河上，大败其众，皆委仗就擒。

耶律捏里移书于杲请和，杲复书，责以不先禀命上国，辄称大号，若能自归，当以燕京留守处之。捏里复以书来，其略曰：“昨即位时，在两国绝聘交兵之际。奚王与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请命。今诸军已集，倘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毙也。昔我先世，未尝残害大金人民，宠以位号，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绝我宗祀，于义何如也，倘蒙惠顾，则感戴恩德，何有穷已。”杲复书曰：“阁下向为元帅，总统诸军，任非不重，竟无尺寸之功。欲据一城，以抗国兵，不亦难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国，今谁肯为阁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

以成功，计亦疏矣。幕府奉诏，归者官之，逆者讨之。若执迷不从，期于殄灭而后已。”捏里乃遣使请于太祖。赐捏里诏曰：“汝，辽之近属，位居将相，不能与国存亡，乃窃据孤城，僭称大号，若不降附，将有后悔。”

六月，上发京师，诏都统曰：“汝等欲朕亲征，已于今月朔旦启行。辽主今定何在，何计可以取之，其具以闻。”杲使马和尚奉迎太祖于挹鲁河。斡鲁、娄室败夏将李良辅，杲使完颜希尹等奏捷，且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希尹等见上于大泺西南，上嘉赏之。上至鸳鸯泺，杲上谒。上追辽主至回离砦川，南伐燕京，次奉圣州。诏曰：“自今诸诉讼书付都统杲决遣。若有大疑，即今闻奏。”太祖定燕京，还次鸳鸯泺，以宗翰为都统，杲从上还京师。

太宗即位，杲为谥班勃极烈，与宗干俱治国政。天会三年伐宋，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宗望分道进兵。四年，再伐宋，获宋二主以归。

天会八年，薨。皇统三年，追封辽越国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庭。正隆例封辽王。大定十五年，谥曰智烈。子李吉。

宗义本名李吉，斜也之第九子。¹天德间，为平章政事。

海陵已杀太宗子孙，尤忌斜也诸子盛强，欲尽除宗室勋旧大臣。是时，左副元帅撒离喝在汴京与挹不野有隙，挹不野女为海陵妃，海陵阴使挹不野图撒离喝。于是都元帅府令史遥设迎合风指，诈为撒离喝与其子宗安家书，宗安误遗宫外，遥设因拾得之，以上变。其书契丹小字，其封题已开。其中白纸一幅，有白字隐约，状若经水浸，致字画可读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其王印。书辞云：“阿浑，汝安乐否。早晚到阙下。前者走马来时，曾议论我教汝阿浑平章、谋里野阿浑等处觑形势再通往来，缓急图谋，知汝已尝备细言之。谋里野阿浑所言噫是，只杀挹不野则南路无忧虑矣。”详略互见《撒离喝传》中。女直谓子“阿浑”。前“阿浑”谓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后“阿浑平章”指宗义，宗义本宗室子，犹有旧称。以是杀宗义、谋里

野，并杀宗安及太祖妃萧氏、任王隈喝及魏王幹带孙活里甲。遥设诈书无活里甲，海陵见其坦率善修饰，恶之。大臣以无罪为请，海陵曰：“第杀之，无复言也。”杀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野子孙二十余人。谋里野，景祖孙，谩都河次子。

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挹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将杀阿虎里，使者不忍见其面，以衾覆而缢之，当其颐，久不死，及去被再缢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后封为王，授世袭千户。

大定初，追复宗义官爵，赠特进。弟蒲马、李论出、阿鲁、隈喝并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长子。太祖伐辽，辽人来御，遇于境上。使宗幹率众先往填堑，士卒毕渡。渤海军驰突而前，左翼七谋克少却，遂犯中军。杲辄出战，太祖曰：“遇大敌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驰出杲前，控止导骑哲埒之马，杲乃还。达鲁古城之战，宗幹以中军为疑兵。太祖既攻下黄龙府，即欲取春州。辽主闻黄龙不守，大惧，即自将，籍宗戚豪右少年与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隶军中。宗幹劝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为然，遂班师。

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无守备，可取。于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县。宗雄即以兵三千属宗幹，招集未降诸部。宗幹择土人之材干者，以诏书谕之。于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

太祖克临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谏曰：“地远时暑，土罢马乏，若深入敌境，粮饷不继，恐有后艰。”上从之，遂班师。从都统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书于杲。是时，希尹获辽人，知辽主在鸳鸯泺，可袭取之。杲不能决。宗翰使再至。宗幹谓杲曰：“移赉勃极烈灼见事机，再使来请，彼必不轻举。且彼已发兵，不可中止，请从其策。”再三言之，杲乃报宗翰会奚王岭。当时无宗幹，杲终无进兵意。既会军于羊城泺，杲使宗幹与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至五院司。辽主已遁去，与辽将耿守忠战于西京城东四十里。守忠败走。

太宗即位，宗幹为国论勃极烈，与斜也同辅政。天会三年，获辽主于应州西余睹谷。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幹启之。四年，官制行，诏中外。

十年，熙宗为诸班勃极烈，宗幹为国论左勃极烈。熙宗即位，拜太傅，与宗翰等并领三省事。天眷二年，进太师，封梁宋国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赐之。宗幹有足疾，诏设坐奏事。无何，监修国史。皇统元年，赐宗幹辇輿上殿，制诏不名。

上幸燕京，宗幹从。有疾，上亲临问。自燕京还，至野狐岭，宗幹疾亟不行，上亲临问，语及军国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视，后亲与宗幹馈食，至暮而还。因赦罪囚，与宗幹褰疾。居数日，薨。上哭之恸，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听曰：“朕幼冲时，太师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恸。上生日不举乐。上还上京，幸其第视殡事。及丧至上京，上临哭之。及葬，临视之。

海陵篡立，追谥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以故第为兴圣宫。大定二年，除去庙号，改谥明肃皇帝。及海陵废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统绪，海陵无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炀王，俾齿庶人之列。瘞之闲旷，不封不树，既已申大义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亲，逆配于庙。今海陵既废为庶人，而明肃犹窃帝尊之名，列庙祧之数。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肃亦当缘坐。是时明肃已殂，不与于乱，臣以谓当削去明肃帝号，止从旧爵。或从太祖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诏中外，俾知大义。”书奏，世宗嘉纳，下尚书省议。于是追削明肃帝号，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谥忠烈，妻子诸孙皆从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庙廷。

子充、亮、宪、襄、袞。亮，是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徙单氏以为己子。熙宗初，加光禄大夫。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封淄国公，为吏部尚书，进封代

王，迁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岁，薨。追封郑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仪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补儿、阿里白。

檀奴，为归德军节度使。阿里白，定远大将军、和鲁忽土猛安忽邻河谋克。海陵弑徒单氏，以充尝为徒单养子，因并杀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补儿逃归于世宗。檀奴赠荣禄大夫，阿里白辅国上将军。诏有司改葬。世宗时，元奴为宗正丞；耶补儿为镇国上将军，后为同知济南尹事。

永元字敦礼，本名元奴。幼聪敏，日诵千言。皇统元年，试宗室子作诗，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义。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袭谋克。

海陵伐宋，已渡淮，军士多亡归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杀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与弟耶补儿逃匿得免。

世宗即位于辽阳，与耶补儿俱来归，上慰劳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宝郎，为滦州刺史。授世袭猛安，乞以谋克与耶补儿，诏许之。转棣州防御使、泰宁军节度使。

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民间物力为功，督责苛急。永元面责弘信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赢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闭门自守，使与商贾同处上役，岂立法本意哉。”弘信无以对。于是棣州赋税得以实自占。迁震武军节度使。

大定六年，丁母忧，起复崇义军节度使，徙顺义军。朔州西境多盗，而猾吏大姓蠹狱讼，警乱赋役，永元剔其宿奸，百姓安之。坐卖马与驿人取赢利，及浚州防御使幹论坐纵孳畜践民田，俱解职。顷之，永元起为保大军节度使，历昭义、绛阳、震武军，迁济南尹、北京副留守。

宁国家婢丑底与咸平人化胡有奸，丑底于主印处给取印署空纸与化胡，遂写作永元、宁国生日时辰，诬告永元、宁国谋逆。诏有

司鞠问，乃丑底意望为良，使化胡为之。上曰：“化胡与丑底有奸，造作恶言，诬害宗室，化胡斩，丑底处死。”改兴中尹，为彰德军节度使，卒官，年五十一。丧过中都，遣使致祭，赙银三百两、彩十端、绢百匹。

永元历典大藩，多知民间利害，所至称治，相、棣、顺义政迹尤著，其民并为立祠。

兗本名梧桐。皇统七年，为左副点检，转都点检。九年，为会宁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兗使宋还，拜司徒兼都元帅，领三省事，进拜太尉。及杀太祖妃萧氏，尽以其财产赐兗。罢都元帅府，立枢密院，兗为枢密使，太尉、领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贞元元年元旦，海陵为兗辍朝，不受贺。宋、夏、高丽、回鹘贺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贡献。追进兗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进。

寀妻乌延氏，正隆六年坐与奴有奸，海陵杀之。其弟南京兵马副都指挥使习泥烈私于族弟屋谋鲁之妻，屋谋鲁之奴谋欲执习泥烈，习泥烈乃杀其奴。海陵闻之，遂杀习泥烈。

兗子阿合，大定中为符宝祗候，俄迁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上曰：“汝岁秩未满，朕念乃祖乃父为汝迁官，勿为不善，当尽心学之。”

襄本名永庆，海陵母弟。为辅国上将军。卒，天德二年，追封卫王，再赠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银青光禄大夫。

子和尚封应国公，赐名乐善。左宣徽使许霖之子知彰与和尚斗争，其母妃命家奴摔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殴詈之。明日，霖诉于朝。诏大兴尹萧玉、左丞良弼、权御史大夫张忠辅、左司员外郎王全杂治，妃杖一百，杀其家奴为首者，余决杖有差。霖尝跪于妃前，失大臣体，及所诉有妄，笞二十。

大定间，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寝之次有异征，襄妃僧酷以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当大贵。家奴李添寿上变。僧酷、和尚下吏验问有状，皆伏诛。上曰：“朕尝

痛海陵剪灭宗族。今和尚所为如此，欲贷其罪，则妖妄误惑愚民者，使以为真，不可不灭。朕于此子，盖不得已也。”伤闵者久之。

袞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杰桀强悍。海陵不喜其为人。初为辅国上将军。天德初，加特进，封王，为吏部尚书，判大宗正事。坐语禁中起居状，兵部侍郎萧恭首问，护卫张九具言之。海陵亲问。恭夺官解职，张九对不以实，特处死，袞与翰林学士承旨宗秀、护卫麻吉、小底王之章皆决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几，授猛安。

及迁中都，道中以蒲家为西京留守。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与蒲家有旧，同在西京。来。蒲家尝以玉带遗之。蒲家称谟卢瓦骁勇不减尉迟敬德。修官圆福奴之妻与蒲家姻戚，圆福奴尝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谦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御史大夫高桢、刑部侍郎耶律慎须吕就西京鞠之，无状。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复究问，斩之于市。谟卢瓦、圆福奴并日者皆凌迟处死。

赞曰：金议礼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历明时，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经始之功多矣。杲子宗义为海陵所杀，宗幹之后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孙之昌炽既鲜，而亦不免于僇辱焉。秦、汉而下，宗臣世家与国匹休者，何其少欤。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矣。

金史卷七七 列传第一五

宗弼 张邦昌 刘豫 昌

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 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

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问知辽帝猎鸳鸯泺。都统杲出青岭，宗望、宗弼率百骑与马和尚逐越卢李古、野里斯等，驰击败之。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遂审得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尚未去，可袭取者。

及宗望伐宋，宗弼从军，取汤阴县，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桥，不得渡，合鲁索以七十骑涉之，杀宋焚桥军五百人。宗望遣吴孝民先入汴谕宋人，宗弼以三千骑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选百骑追之，弗及，获马三千而还。

宗望薨，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宗弼败宋郑宗孟数万众，遂克青州。复破贼将赵成于临朐，大破黄琼军，遂取临朐。宗辅军还，遇敌三万众于河上，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

诏伐宋康王，宗辅发河北，宗弼攻开德府，粮乏，转攻濮州。先锋乌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万众，遂克濮州，降旁近五县。攻开德府，宗弼以其军先登，奋击破之。攻大名府，宗弼军复先登，破其城。河北平。

宋主自扬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进兵归德，城中有自西门北门出者，当海复败之。乃绝陞筑道，列炮陞上，将攻之，城中

人惧，遂降。先遣阿里、蒲卢浑至寿春，宗弼军继之。宋安抚使马世元率官属出降。进降庐州，再降巢县王善军。当海等破郢琼万余众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将至江宁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骑六万来拒战，鹞卢补、当海、迪虎，大臭击破之。宋陈邦光以江宁府降。留长安奴、斡里也守江宁。使阿鲁补、斡里也别将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阳等县，溯江而西，屡败张永等兵，杜充遂降。

宗弼自江宁取广德军路，追袭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卢浑趋杭州，具舟于钱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闻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袭之。讹鲁补、术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军，阿里、蒲卢浑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战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会攻明州，克之。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

宗弼还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趋镇江，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舟、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挾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

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军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纲，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纲，五纲着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北七十里，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

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